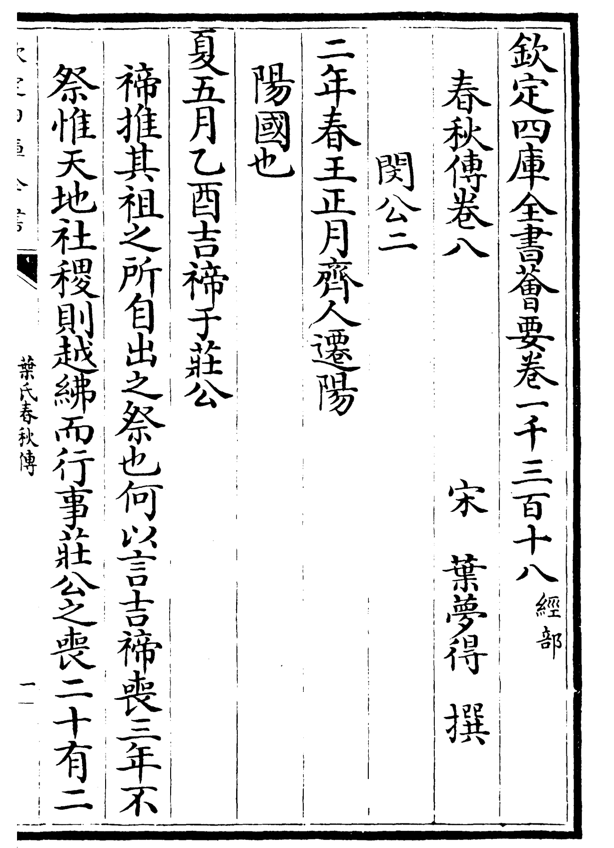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傳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推其祖之所自出之祭也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有二

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者也何以言於莊公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葉子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過是而毀矣以為親盡而迭毀者禮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情也時一變而祭之者親廟也而毀廟不及焉故謂之祫喪畢而舉之自是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之主皆及矣五年而再祭者毀廟也而祖之

所自出不及焉故為之禘以祫之明年舉之自是二年而復禘則祖之所自出亦及矣然是天子之禮也古者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祖之所自出不敢僭故諸侯祫而不禘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太祖不敢越故大夫享而不祫其曰大夫士有大事賜於其君干祫者此禮之不以為常者也故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魯之得禘以周公之賜也周人禘嚳而魯以禘祀周公豈周以嚳為

祖之所自出文王配之魯以文王為祖之所自出而周公配之有為之降殺者歟禮廢久矣世之學者猶及見魯禮者以春秋所書也然而春秋見禘而不見祫何也以為祫者諸侯之所得為合於禮則不書其因事而見則謂之大事諸侯之祭莫大於祫也禘非諸侯所得為而魯以周公之賜合於禮亦不書則因事而見以著其名者特以別其非所為而為爾禘祫之時於禮無見吾以孟獻子之言推之所謂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考是
在魯雖為僭然寔周之舊制歟盖郊天事主乎陽故
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隂故以夏至魯以季夏六月禘
周公于太廟者不得全同於天子則以夏之四月也
乃僖公以七月禘于太廟者是用獻子之僭言爾春
秋所以著之也惟祫無所據而文公以八月大事于
大廟此躋僖公有為為之末必其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弒不地則知其為弒也蘖子曰季子来歸見貴扵春秋然叔牙将弒君而季子殺之慶父弒子般而季子不能討乃使復致閔公之禍則季子得無貶乎春秋之與奪有正之以法者有揆之以情者正之以法所以立天下之教揆之以情所以盡天下之變魯之權在慶父矣外挾覇主之令内恃國人之心此季子之所以得歸也然齊侯雖盟於落姑其志未果於討慶父方

使仲孫湫來省難則慶父無深畏於齊而權猶在已豈季子一朝所能奪哉是以姑吉禘於莊公以示宗廟之重徐以待其釁此季子之所能為也慶父知國人不與而季子未可動終不能保齊侯之不討已則惟有簒閔公而君臨之猶可以茍存此季子之所以不能知也使季子始得國而即誅慶父不幸不能勝身死而慶父無與制雖閔公其可保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二者權其輕重寧失之緩不可失之急故終

能圖慶父而不喪其宗國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不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于鄧扈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弑慶父篡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能為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為重而不遽討之

也僖公立則慶父自不能免矣故直書慶父出奔莒而不著季子奔邾春秋終始之意也葉子曰公羊以牙欲立慶父而季子殺之以為遏惡故將而不免慶父親弒二君而不誅以為不可及故既而得免夫弒君之惡一也豈未弒者以遏惡不免已弒者反以不可及得免乎是蓋不知季子以僖公為重之意陳佗殺於蔡春秋不以為緩而桓公得葬慶父名於莒而殺之固已討矣何免之云

冬齊高子来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也何以不言名褒之也閔公弑慶父奔季子與僖公方適邾齊侯使高子以南陽之甲至魯未知其窺之歟平之歟齊侯之命高子將曰可則盟不可則不卒與季子立僖公盟國人而定其位則高子之為也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高子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褒焉不言使制在高子也前定之盟曰来盟楚以屈完

来盟齊完能服罪以尊王故得名氏齊以高傒来盟魯傒能立君以定國故得稱子是以春秋之辭一施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此高克之師也鄭伯惡高克而反暴其兵於外久之不名衆散而歸非師之棄鄭鄭棄其師也葉子曰是高克之奔陳者也春秋何以不書高克出奔而獨志鄭之棄其師乎盖鄭伯之所惡者高克爾而師何罪

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猶稱師以衆為重也今狄入衛鄭伯以禦狄為名而出高克遂并其衆而不返夫誰與為師哉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夫周公之征三年矣而士無歸志使有天下而用其師如此孰有能棄之者是在易之師所謂地中有水者以為畜衆之道非鄭伯之謂矣故以鄭一見法焉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僖公閔公之庶兄也而閔公已踰年親之非父也繼之如父者臣子一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前未有言伐邢者何以言救備狄也狄與邢爲怨久矣前年伐邢而齊救之未得志也故令入衛而三師爲之備焉次者有待之辭也凡救不必皆交兵苟可排難解紛者皆救焉敵未至而前爲之備

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至而後為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直救為救次而救亦救要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滅無善辭救無惡辭葉子曰吾何以知次言救之為善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然則救之為言亦非有惻隱之心者歟孰

利之而使趨也孰迫之而使進也亦曰吾心而已矣則救豈有不善者哉春秋救而言次者二聶北也雍榆也學者皆言雍榆救晉先救後次而齊無聞聶北救邢先次後救而邢遷于夷儀爲以不果救見貶於春秋夫三國於邢利害未有相及也如欲不救則勿救而已矣何用入其地而復止待其遷而後爲之所乎三師能救邢不能使邢常存邢之遷自遷也非亡也邢不待伐而先救晉已伐而後救之吾以聶北之

功有大於雍榆者是以知三師非得罪於春秋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何以再目齊師宋師曹師救一事也城一事也歸而復城者齊侯之志也凡城而遷者専也遷而為之城者正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也公薨地不地故也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何以不言薨于齊非薨于齊也薨于齊則可言歸夫人之喪非薨于齊則不可言歸夫人之喪曰齊人以歸者喪非齊人之可以歸也

楚人伐鄭

荆自是始稱楚荆其旧名也楚中國之名也葢將變而從中國矣故前伐狄曰荆令始加之人荆人来聘臣之辭也楚人伐鄭君之辭也君臣猶同辭以為是

無別於君臣者則亦無別於君臣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此齊侯之會也邾人以微者會乎非微者也夫人嘗孫于邾矣而齊侯殺之於夷盖取之於邾也齊取子糾於我殺之猶為之辭則取夫人於邾殺之我不得與之並會公可以辭矣故邾稱人若非其君然所以病公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夫人之故也齊可以取夫人於邾義也覇者也我不可許夫人與齊道也子也故不敢以檉之盟無討於邾君子以魯為近於道矣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魯地也挐莒大夫之再命者也盖責慶父之賂而不得故來伐我莒挐死之凡諸侯戰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不稱姜貶也文姜之罪未有以討之者也故於其孫貶之其惡以孫著也哀姜之罪齊討之矣則孫不必遽見也故於其討而喪歸著之其惡以討著也文姜得罪於夫故去姓與氏哀姜得罪於子故去姓存氏不於薨貶覇主之令也喪至而後貶春秋之義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衛也狄入衛

殺衛懿公戴公文公盧于曹而不能國齊侯與諸侯遷衛於楚丘而城之何以不言城衛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諸侯城之則何以獨言城楚丘衛非諸侯所得城故為之辭若城其內邑然古者大封諸侯告于后土須祀于其國土其地而制其域為之畿疆而設其社稷非天子莫之敢為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有相滅亡諸侯力能救而救之與之則亂法不與則滅國無與興也故與其實不與其文以楚丘言之

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滅虢也虞貪晉賂許之假道而請先伐故序晉上疾之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邑不言滅虞恃虢虢恃下陽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以下陽當二國也葉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有天下者固不在險也然在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則聖人有時而用險矣所惡於險者為其恃之而不為德也苟德之脩雖險猶將設之況可守而不守乎虞虢之相為援宮之奇蓋知之矣曰脣亡則齒寒豈特滅國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古之人蓋有推其所以滅而知其滅者也恃其非所恃則雖浚洙見譏不守其所可守則滅下陽亦不免於罪夫亦必有德者然後無所恃而不失其守故以虢一見法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
歴時而言不雨者不憂雨也無志乎民也歴月而言
不雨者閔雨者也有志乎民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徐始見書人狄之也舒附庸之國也葉子曰荆九州
也鬻熊受封在荆之楚而非荆也故謂之荆楚而楚
初以荆自名者僭荆而有之也其後復中國之稱故

言楚舒亦荆之別也故謂之荆舒其不曰荆者以舒自名而已其後復有舒鳩舒蓼舒庸者盖又舒之別所謂羣舒者也名從主人君子無所加損焉

六月雨

記喜也書不雨矣則不書者皆雨也何獨志於僖公歟僖公書不雨者四皆以月見僖公有志於民而閔雨者也則僖公之雨宜喜矣僖公之喜皆雨也何獨志於六月歟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

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宜喜矣葉子曰水旱堯舜之所不免也然古之人不以是歸之天而必反之已故湯有六事自責者矣春秋十有二公而不雨獨見於僖文蓋憂雨者有矣莫勤於僖公故以歴月見而志雨不憂雨者有矣莫慢於文公故以歴時見而不志雩夫文公而無雩則雨之得否亦何以為心哉雖旱亦不書也僖公有志雨文公無志雩是民事之不可不重也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者前定之盟而往涖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蔡自莘之敗楚以獻舞歸後十三年北杏之會一以人見又明年而楚復入之自是齊侯霸不與諸侯會者二十有三年盖懼楚而屬之以為

與國也齊侯將有事於楚故觀兵於蔡先楚而侵之蔡人知楚不足恃而齊為可畏是以不與蔡侯而潰楚於是乎始服蓋善之也葉子曰左氏記侵蔡以為蔡姬之故夫小白之霸攘夷狄而抗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一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也昔者湯征諸侯葛伯仇餉湯始征之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小白一侵蔡而蔡潰雖楚之強不敢不

聽天下之不難服如此惜乎小白之不能為湯也

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之辭也齊之侵蔡志在楚也故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伐之道也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盖命於楚曰爾貢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反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楚盖未之服焉進而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為伐

之道也葉子曰昔者稱管仲曰相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在此伐也歟然而辭無所褒何也春秋王道也自伐楚而言中國所賴以安則雖管仲以為仁可也自王道而言則小白亦霸而已矣天下何取於為霸故小白之事管仲之功春秋未嘗有異辭而為公羊者乃始進之為王者之事挈小白以為春秋每致意焉盟不日會不致有過則為之諱穀梁從而和之山戎之伐以人為愛桼

丘之會以日為美梁丘之遇以辭為大夫春秋豈區區於一小白哉信斯言也是將率天下以為霸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然春秋未嘗與戰也吾亦以為小白於諸侯亦彼善於此爾而何褒焉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必孟子而後能知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於會稱會卒於師稱師許男在師矣何以不

言卒於師非卒於師也疾而返卒於道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嫉夷狄之大夫皆言人屈完何以不言人進之也諸侯次于陘楚使屈完來觀于師未知其竆之歟服之歟楚子之命屈完將曰可則盟否則不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為已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屈完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進焉不言使制在屈完也盟于師楚志也盟於召陵齊志也盟而後退師其成在楚退師而與盟其成在齊故再見盟焉以齊為善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濤塗畏齊師之道其境以病陳使出於東方齊侯以申侯之譖執濤塗不責其師之病人而責人之不忠已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及不言主師内之微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侵蔡也何以致伐楚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葉子曰至諸侯返而告廟之禮也出而告者必以事則歸而告亦必以其前所告者春秋從而書之此禮之常也何以或不致其本事非故異之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者異爾桓公之會本以伐楚而先自侵蔡

始楚服而與之盟盖伐之後事歸自宜以伐楚告而
穀梁氏不察曲以為義謂有二事偶而或致後事或
致前事以為大小之辨者故謂此謂致後事而大伐
楚以新城救許致伐鄭為致前事而大伐鄭夫新城
之役出而告者伐鄭而已楚人圍許而遂救許此乃
伐之遂事既非其本事則歸安得而告乎至於柯陵
蕭魚之會皆不悟其會伐本以服鄭而後會為言或
曰不周乎伐鄭或曰得鄭伯之辭皆不知經而妄意

之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玆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何以目君甚之也故母弟亦云葉子曰殺公子以國與人公子國與人可得而殺也殺世子母弟不以國與人世子母弟非國與人可得而殺也父子

天性也兄弟天倫也非其父不父兄不兄而誰敢殺乎昔者萬章嘗問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夫惟知親愛之出其性則雖有罪固不殺也況無罪而殺之乎世衰道微有子弑父弟弑兄者故春秋之為教殺世子母弟特以其君責之蓋曰能為人父然後可正天下之子能為人兄然後可正天下之弟亦各反其性而

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歸寧也莊公哀姜死伯姬歸寧固罪矣曰朝其子則志乎以子見而已曹伯猶不得使其世子來朝伯姬而可朝其子乎我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而與之朝我亦與有罪也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襄王鄭也殊世子尊之也天子之世子世天下諸侯之世子世其國皆不可以齒其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閒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盟者所以結信不敢以所不信加之於尊者也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再地首止善之也惠王欲立子帶而廢世子小白欲置之則無以尊王室欲爭之則無以奪惠后故率諸侯盟世子而會爲諸

侯相與奉鄭而世子之位定矣天子在而名世子世子舍父而從諸侯以道則不正也世子定而王室安以小白之義則正也君子葢以是善焉葉子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焉樂道人之善而惡人之不善天下之情一也樂之故每以為不足一言不已至於再再言不已至於三君子猶以為未也惡之則唯恐絶之不速拒之不嚴一言之已過矣而肯至於再乎故春秋會盟而再目地

惟四而已首止也葵丘也宋也平丘也以為會盟非諸侯之所得為吾既槩以為罪而一正之矣後世有繼世不以道而亂世嫡定之如首止者守國不以禮而慢王政率之如葵丘者强弱相陵而窮兵不已和之如宋者華夏不分而滅人之國正之如平丘者不少假之則天下終無與立也故待天下之變而有出於不得已者各於其事一見法焉春秋之義也

鄭伯逃歸不盟

何以不曰逃盟有不盟之心而後棄而歸也盟者諸侯之所同也不盟鄭伯之所獨也舍所同從所獨苟以其身竊去焉則逃而已矣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滅則虞虢爲已滅故虢亡不書滅虞亡不書滅獨志執虞公焉所遺者惟其君而已不言以歸虞爲已滅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若執之晉也晉假道以

滅人而復滅其所假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虞稱公或

曰商之故爵也或曰嘗入而為王三公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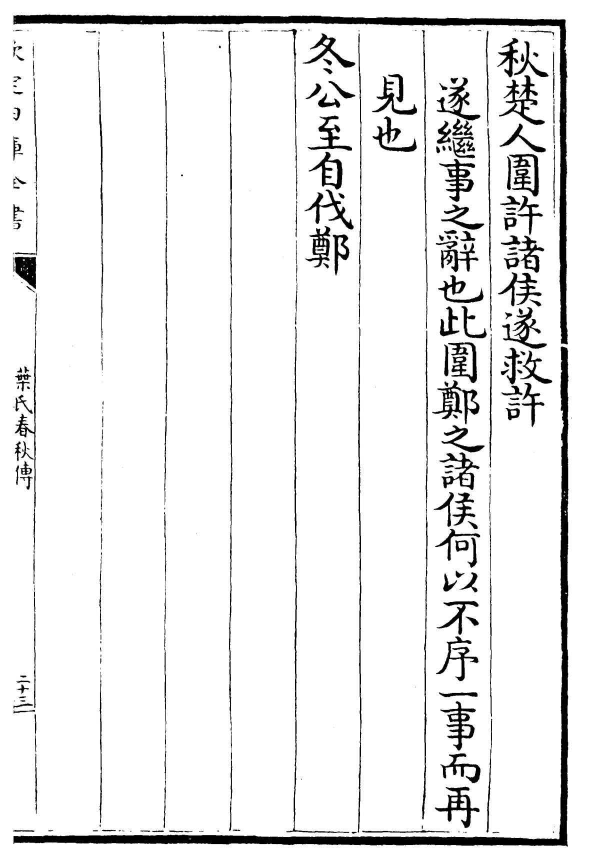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新城以新城為伐也伐

者問罪之師不于其國于其邑非伐也為後齊人伐

鄭起也葉子曰伐以問罪非志於得也服之而已宋

伐鄭而圍長葛楚伐宋而圍緡君子以為非伐之道

故見圍焉此伐鄭而圍新城葢鄭未服罪而施之於新城未遽加兵於鄭此霸主之令也則何以與長葛及緡同辭葢宋楚以一國而伐此以諸侯而伐以一國而伐固有私之者矣以諸侯從霸主而伐其誰取于一邑君子宜無疑焉乃其不即問罪於鄭使楚得圍許而遷其師致齊人再伐而後服則諸侯未得為無罪也其情雖與宋楚異其事則與宋楚同故其辭一施之此君子所以慎於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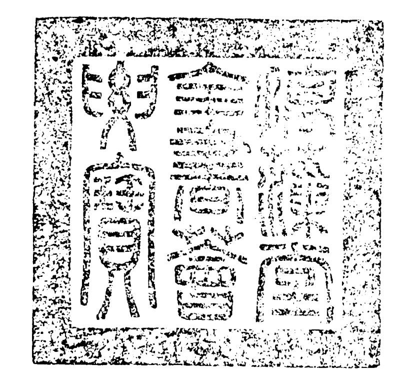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遂繼事之辭也此圍鄭之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冬公至自伐鄭

春秋傳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九

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十九 經部

春秋傳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二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齊既再討鄭逃盟之罪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所由來矣乃用陳轅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説於齊申侯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有國殺有人殺國殺者

大夫有罪而君殺之君亦有罪而累上者也人殺者大夫有罪而人殺之國人皆曰可殺者也古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大夫國體也挈國與人殺者大夫之罪也挈殺其大夫者其君之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小國之亦有三卿歟五等諸侯之臣其命數則有間矣而卿大夫之名未之有别也葢為之國者大小

雖不同而設官分職之事則不可殺一官闕則一事廢矣既與共王事則未有不命於王者所以尊王也如是役也猶有私爵人而曠其官者況畧之而無所受命乎則以為二卿而不命於天子者記禮者之失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陳欵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子攝其君下

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

王人微者也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請盟也霸主有帥諸侯以共盟諸侯無乞

霸主以請盟盟諸侯之所得為也鄭伯殺申侯以謝

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毋之會以世子来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會黜鄭不得與鄭伯於是懼而請盟乞盟猶乞師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得為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而禘禘禘之節也何以書不正其用之以致夫人

且僭天子也夫人者何成風也成風僖公之妾母僖
公欲尊之以匹嫡故因禘致於太廟始見其祖考為
夫人不與非禘之道用禘者也成風遂為夫人矣故
後甍以夫人風氏見不稱用致夫人風氏内辭也盖
魯自是以妾匹嫡致其志妾母之始而不言風氏其
義則甚乎以風氏見也周之禘以七月日至魯之禘
以季夏六月七月而禘僭天子也葉子曰三傳言夫
人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夫哀姜之為夫人

固在莊公之世矣雖以罪討於齊僖公未之敢黜也故其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用至是而始致之乎聲姜不書至盖僖公之娶在即位之前也以齊媵而得於傳無間焉審僖公果以是易嫡則於至之日已定之矣何待禘而後始致之乎此皆理之必不然者吾固以穀梁之言為正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王之太宰也何以言周公太宰而兼三公者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六卿有道者兼為王人不得繫周劉子單子不得繫周宰周公得繫周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者也宋子未踰年之君也葉子曰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故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夫非禮之禮大人不為也其可有三年之愛而不盡於父母歟則雖伯禽為之固不以為常也而况因之以為利乎秦伐鄭晉襄公墨衰絰而敗之殽春秋貶而稱人君子之惡奪親也甚矣故春秋諸侯會征伐在喪而出與者或踰年或未踰年各以

其寔書之無所加損焉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也而穀梁獨以宋桓公未葬背殯出會為無哀然則衛燬卒成公既葬而會於洮亦書子則無貶乎彼固未知春秋之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内女未適人不卒伯姬卒許嫁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字之不名列於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笄而字之列於成人二十而嫁女子許嫁不為殤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亦以成人之禮卒焉葉子曰內女嫁為夫人則卒以尊同也為大夫妻則不卒厭也何以許嫁而卒之歟曰各以其服為之稱也女子在室為父母三年其嫁而適人降而為父母期故父母爲之報也未嫁者服齊衰三月適人則服大功不以齊衰薄大功之喪此未嫁所以有加於已嫁者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也再地葵丘善之也首止之

會既已正父子而尊王室矣故於是合諸侯而授王政焉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諸侯於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咸諭乎小白之志君子蓋以是善之也葉子曰惠王崩而襄王始立天子在喪可以王臣而會諸侯歟

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惠后猶在首止之盟雖已定而諸侯不能保其無如鄭伯之逃盟者則襄王固未知得終安其位也此覇主之所當憂則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内臣而臨之有不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處君子不得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奚齊未踰年未成君也故

言其君之子未成君則不可以弑名故稱殺焉葉子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也可以未踰年而薄其罪歟曰春秋以名定罪若其義則亦各視其情而已矣齊商人之弑舍晉里克之弑奚齊皆未踰年之君也商人之弑以已也取而代之里克之弑以文公也盖以納文公焉故於奚齊則不成其為君於舍則成其為君不成其為君者春秋之法也常也成其為君者春秋之義也變也法不可以變而亂名寔義不可以常而

廢善惡此政之所以行而教之所以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朝也凡公如皆朝朝君之事也大夫如皆聘聘臣之事也諸侯之邦交以世相朝非周道也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霸主之令爾魯前有諸侯來朝者矣未有朝人者也葢小白既霸魯於是事齊魯之屈於大國自僖公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荀息賢也荀息不食其言者也葉子曰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不嘉召忽之死而與管仲以仁里克傅申生申生死里克不死以納文公荀息以不正傅卓子卓子死而荀息死之春秋何以不與里克之不死而與荀息以賢歟子糾未君也卓子已君也荀息之不正可責於傅卓子之初不可責於卓子弑之際夫受命而傅之既立以為君則君臣之義定矣可以君而不死其難

乎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以為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以為大人夫言之不必信亦必有義焉而後可故非復言之為難而近義之為貴管仲之仁雖可與而召忽不可為不忠里克之罪雖可薄而荀息不可為不信亦各有義而已矣故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已乎荀息盖知之矣此春秋所以賢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弑卓惠公重賂秦以求入里克迎而立之惠公既得國曰又將圖寡人乃殺里克以説晉人里克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里克衛甯喜弑君者也然其死不書以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始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寔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討卓與剽之賊者

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尸諸朝則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己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公獻公初無愧於卓與剽歸正二臣之罪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而徒以行其私使二臣雖負弒君之惡而終得以

免是謂名不正而刑罰不中者宜春秋之所謹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書不時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丕鄭父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父聘於秦未反請殺呂甥郤稱冀芮而納文公既歸秦使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遂殺丕鄭父丕鄭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公及夫人姜氏㑹齊侯于陽穀

夫人姜氏齊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而使夫人復㑹齊桓公不戒襄公之失而納夫人以為㑹皆過也桓公之業自是衰矣葉子曰吾何以知夫人之為齊姜歟言哀姜者已死矣言齊姜者見薨見葬而不見逆葢僖公娶于世子之時故逆不書於經則夫人固

聲姜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杞也淮夷病杞諸侯遷杞於緣陵而城之何以不言城杞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故為之辭若城其外邑然何以復言諸侯以不終乎城亦不序以見貶也楚丘之城也衛人忘亡緣陵之城杞未有閒焉以為有闗而去之則非去災卹隣之道諸侯為不足序也與之故沒諸侯而為之辭略之故見諸侯而不序葉子曰春秋諸侯及大夫之行事有再見而不序者有初無所見而不

序者再見而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初無所見而不序不足序而畧之也故諸侯不序見於經者兩盟於扈一會于扈及是而四焉前盟于扈不與趙盾之臨諸侯後盟于扈不與晉伐齊而取其賂扈之會則欲平宋亂而後不果者也是皆以為不足言故畧之畧之者簡之也左氏以緣陵為闕後扈盟為無能為扈會為無功蓋近之矣然復或以為公後至或以為公不會故不序則不能必其說夫後至乃公之罪何與於

諸侯而反不得序乎公羊穀梁或以為失序或以爲略或以為桓德衰皆僅知其端而不能盡盖春秋之義有在於詳略者非比事而深考之未足以言君子之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内女也内女則何以得遇鄫子愛季姬使自擇配也季姬已許嫁邾子鄫子來請婚僖公未知其所與也則召鄫子見季姬以擇之若邂逅相遇然防魯

地季姬以為可而後鄫子來朝以請故以季姬及鄫子非婚姻之道也何以言使鄫子來朝鄫子以國君使乎季姬賤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姬之遇為擇配與季姬不繫鄫則未嫁之辭也後見季姬歸於鄫則始嫁之辭也於是乎擇之矣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僖公雖賢而不知禮故致成風為夫人則非所以事其母及聲姜以會齊侯則非所以閑其妻愛人以姑息而已則安得以禮正季姬哉王政之不行蓋雖

子產為鄭不能奪公孫黑之強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自然矣公羊乃以為奔則已甚夫奔匹夫匹婦之事也豈可行之於有國故吾以徐吾犯妹與子南之事推之而後知其說云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沙鹿梁山皆在晉不繫之晉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天下記異也葉子曰是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者歟此幽王之詩也故曰國

必依山川川竭山必崩亡之徵也伯宗其知之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前救邢先言次于聶北聶北邢地以次為救者也此救徐先言次于匡匡衛地不果於救者也故以其大夫往焉非救之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以敖主兵内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楚遂敗徐于婁林齊自是不復救人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晦月晦也夷伯魯大夫夷氏也伯字也大夫則曷為以字見大夫卒則不名也震雷擊之也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為其親盡而當

毁也夷伯之廟必有不得其正者矣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歟天之威怒非苟然也成王未知周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是以君子迅雷風烈必變中夜必興正衣冠而坐以為天不可不畏也故以夷伯一見法焉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兩夷狄亦曰敗不言敗績皆夷狄則不能偏戰也故不嫌與内敗外中國敗夷狄同辭春秋之意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以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戰也以力得之曰獲不言師敗績君獲舉重也晉侯不名内未有君也執言以歸獲不言以歸執而以歸者屈服也獲而不以歸者非屈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二王之後也聞其隕而知其石數之則五也于宋國中也不言隕石五于宋嫌有隕之于宋者也葉子曰春秋不書晦朔惟記異與戰則書古者謂朔月為吉月惡其始之不能吉也用兵有違晦惡其陰之窮也故震夷伯之廟書晦戰于鄢陵書晦隕石于宋書朔戰于泓書朔謹始慎終之道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逮是月也不得其日則嫌與上同日也鷁水鳥不能高飛飛以進為順退飛猶逆飛也五石先物近也近者察其形而後知其數六鷁先數遠也遠者見其數而後辨其物都鄙也自是而之他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公子友也何以言季友猶仲遂始賜族也賜族多矣何以獨言季友仲遂季氏後逐君仲氏身弒君世

卿強而專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友仲遂之爲賜族歟古者天子以姓氏旌羣臣故舜以禹治内賜姓曰姒封之於夏而氏有夏以四岳治外賜姓曰姜封之於吕而氏有吕天子之氏氏其土也諸侯不得以地與人則不得賜姓與氏故公孫之子氏以王父之字别其宗云爾而大夫之有功德者賜之族或以其氏或以其謚或以其官或以其邑天子命氏則世其國諸侯賜族則世官天子諸侯之辨也故衆仲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凡族皆死而後賜之者也季子殺叔牙曰公子從吾言必有後於魯國及其死而立叔孫氏不待孫而稱叔孫此以氏為族者也而春秋之世亦有生而賜之族者諸侯討宋亂取華督賂而立華氏此周之末造也然則友未氏而先見季遂未氏而先見仲非以世卿故志其始賜族而特書之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淮夷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國也

夏滅項

項國也孰滅之公滅也公方在淮則何以能滅項使

大夫滅也内不言滅此何以言滅諸侯方與公責淮夷病人於外而公復使大夫滅人於内以公為病矣

何以不言大夫非大夫之罪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何以不言公及公未歸也會非矣公未歸而專行又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伐齊者何納公子昭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齊
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生諸公子長曰
無虧其三曰昭屬昭於宋以為太子其後復欲立無
虧齊侯卒而無虧立昭奔於宋宋襄公用是納昭夫
人無嫡則立長納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以宋師及齊師言宋之主戰也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何以稱人以狄邢也邢嘗病於狄而遷夷儀矣衛同姓而復與狄伐之自取滅於衛者也不可曰邢狄伐衛故人狄則邢亦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諸侯有罪執而歸於京師者伯討也故以侯執執而不歸京師者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執而言以歸者歸於其國而釋之也執而不言以歸者即其所而釋之也凡執而不名内未有君也此何以言名執而殺之

也何以不言殺之大夫則言殺之諸侯則不言殺之君臣之辭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曹地也何以不言宋公邾人盟于曹非曹之國中曹之南也曹衛邾同於伐齊而不同於戰甗衛以狄伐則有辭矣曹邾之不至以納爲非正也宋公強而與之盟故不盟於國中而盟於國外各以其徼者來義不足以服之也宋於是復圍曹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不名惡邾也謂其為虐亦已甚矣故人邾而不名鄫子也用之或曰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以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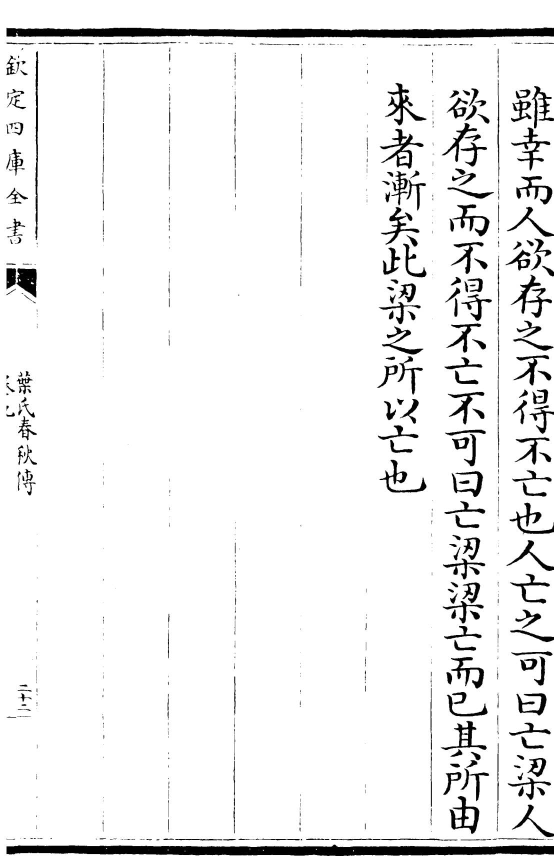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公羊作公會左氏穀梁作會當從二傳會者何沒公也地齊齊亦與盟也齊小白死五公子爭立而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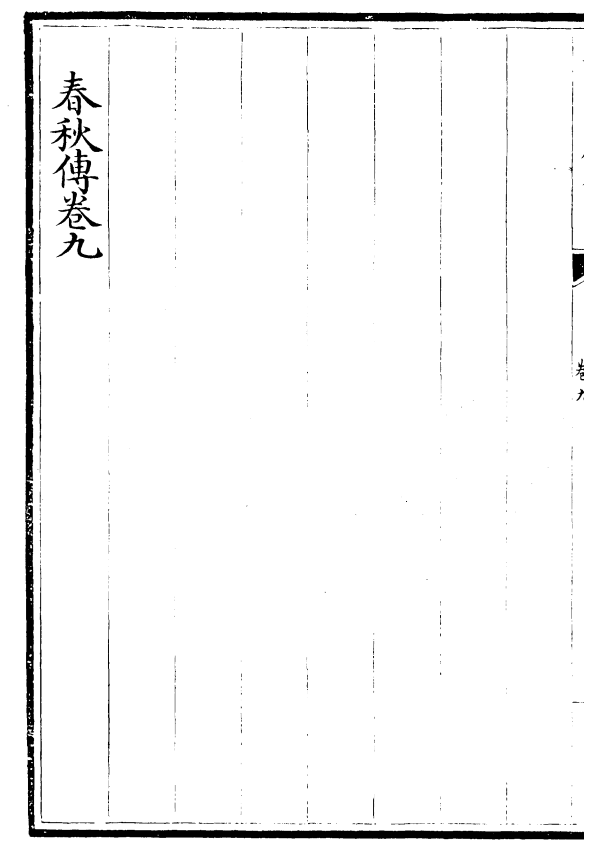
衰矣陳穆公思小白之德率四國與公而盟焉畏楚之或侵也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陳率諸侯以保齊可畏楚之侵而使楚亦與盟不可小白率中國以攘楚公得率楚以保中國乎楚之窺中國自是始矣故四國皆貶而稱人公亦沒而不得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梁亡

有一朝而亡者不幸而人或亡之也有積久而亡者



雖幸而人欲存之不得不亡也人亡之可曰亡梁人欲存之而不得不亡不可曰亡梁梁亡而已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梁之所以亡也



春秋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 經部

春秋傳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三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路門也何以言新作僭天子也因舊而修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古者謂國門為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謂路門亦為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魯得以天子臯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周公之賜也而路門則有諸侯之門焉新作南門書豈非有加其度而僭天子路門歟故與新作雉門之辭一施之不曰路門天子有路門曰是天子之南門云

爾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夫人之宮也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三

寢夫人三宫曰東宫曰西宫中宫處乎中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何以書人以狄齊也衛人伐邢狄以前與邢人伐衛之故請於齊為此盟以謀邢難明年狄遂侵衛復報邢而滅之邢衛之怨以齊為有力則齊亦狄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此宋公也何以言宋人不知諸侯之不宗已而强國覇也齊楚何以皆稱人此亦齊侯楚子也知宋公之不足宗而矯從之盟也故皆貶而人之

夏大旱

記災也夏以月志不雨者未為災也以時志大旱者歴時不雨而播種不入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公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宋襄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宋襄公可謂不量力矣齊桓公自同盟於幽而霸歷楚文王堵敖未嘗與之通至成王立而以人來聘已而連侵伐鄭者四年桓公於是遂伐楚雖成王之强以

屈完來盟于師則楚服矣然相繼八合諸侯而楚不與知成王未可以致則外之而不使得與中國諸侯齒也今襄公一圖覇而遽名楚豈以桓公所不能為而已為之乎鹿上之盟公子目夷固知小國爭盟之為禍矣楚子偽從之以覬其釁而襄公弗悟遂再為此會則宜楚子之所易也故偃然欲與之爭中國而不肯為諸侯下諸侯亦莫敢復先焉者盖以王爵推之也襄公乃反從之以相敵則

惡在其為覇此楚子所以知其無能為而遂執之歟故春秋不貶楚子而以爵書之以為宋與諸侯之罪而未可以專責楚子也

執宋公以伐宋

此楚子執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罪也諸侯知宋公之不足宗則勿會而已矣從之而先楚子則宋公之執非楚所獨能為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捷者何捷乎宋也前未有言敗宋者此何以言捷不使楚子得執宋公以敗宋故見伐不見戰也宋捷則何以獻於我威我也楚居一方與宋襄公爭中國執宋公以伐宋懼諸侯猶未盡宗已故其捷也誇之以示諸侯挈使宜申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不言宋不使楚子得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前會盂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何以言公會約盟而公往會也執不言釋此何以言釋以二王後見重也楚既得宋矣宋公猶未釋諸侯於是請於楚而盟焉此楚子釋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力也執不言楚則諸侯不能逃其罪釋不言楚則楚子不能專其德宋公曰晉釋舍季孫行父于苕丘曰舍君臣之辭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
也須句風姓之國邾人滅而屬之以為邑則取邑者
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
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此救鄭之師也以宋公及楚人言宋之主戰也薄之
釋宋公鄭伯在焉宋公以鄭為楚與國皆會而伐鄭

不量力而與楚戰敗之道也何以不貶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襄公有取敗之道則可以襄公為非戰之道則不可春秋貴偏戰不貴詐戰則襄公義有不可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不正其伐泓之敗而淩之也伐者問罪之師不正其義而幸其間非伐也

為後宋公茲父卒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此杞伯也何以言子時王降之也何以降用夷禮也葉子曰孔子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考制度于四岳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其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其君討杞二王之後所以尊賢也豈不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者乎宋禮之不足或以

久而亡也而杞習於用夷則先王之道廢矣故雖周之衰王政猶或行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以畿内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内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故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云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不失天下故謂之居焉凡諸侯

與其國内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者也天子
内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葉子曰天子非
巡守不適諸侯諸侯非述職不見天子諸侯於盟會
征伐之事未嘗書出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奔則失其
位矣然後書出天子於伐鄭狩于河陽未嘗書出亦
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出居于鄭則失其位矣然後書
出盖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皆其所當守而不可失安
有内難不能正而反避之於外以託於諸侯歟夫子

帶之亂君子亦有以處之矣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以狄伐周則罪在可討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在易鼎而受之震鼎器也震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故必不喪匕鬯而後出可以守其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若惠王者可謂喪其匕鬯矣有天下而不知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故以惠

王一見法焉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嫉誘滅也衛侯將伐邢其大夫禮至曰不得邢之守國不可得也請往其昆弟仕於邢及衛伐邢邢之守國子巡城衛之仕於邢者乃掖國子赴外而殺之邢遂以亡禮至銘其器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君子是以嫉衛侯也葉子曰甚矣君子之惡

詐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之所以能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者以其信足恃也使人而各懷其詐雖匹夫且不可與共處况有國於天下乎故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名惡誘殺人之君也衛侯燬從禮至之請誘殺國子而滅邢名惡誘滅人之國也夫滅國之罪亦大矣而辭無所貶以為不待貶絶而自見也乃其誘殺人之君誘滅人之國非有所示其誰察焉是以中國與夷狄之辭一施之而三傳皆言

貶滅同姓記禮者從而為之說春秋之義不加於事之所易見而常致意於義之所難察同姓所易見也楚滅夔齊滅萊皆不名滅國滅同姓一事也既見滅則罪已重矣故不以輕者復參焉誘殺人而滅國與誘人而殺之二事也不正則終無以著其罪三傳既已失之為禮者又從而弗悟吾然後知學之為難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氏也伯姬内女而嫁於宋之蕩氏者也子逆妻而

母親之非禮也婦緣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何用見大夫之無罪其討泓之敗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何以言納頓子與其納也納君未有不以師何以言圍陳頓陳之鄰國盖有迫於陳而出奔者圍陳而使頓子得以歸是亦所以為納也頓子何以不名

内未有君也凡納君而名者内有君也納君而不名者内未有君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公不諱與莒慶盟衛子在焉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甯速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公不諱與甯速盟莒子在焉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鄗齊附庸之國齊人而言齊師以公弗及大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得不得之辭也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衛以賛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況我不足而乞于人乎非正師之道也葉子曰齊自廪上之會不復

與楚通葢欲與爭覇而我方與諸侯會楚盟于薄以
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既侵我又從而
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所謂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者也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
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
昔者滕文公嘗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
齊乎事楚乎孟子告之以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使僖公而知此則齊不必畏楚不必

恃蓋為國必有自勝之道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何以不名申夔子也凡滅國之君內無君則不名然國滅而奔則不名國滅而以歸則名者著屈不屈也夔楚之同姓楚人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夔子以熊摯有疾别於楚而不得祀楚用是滅焉則夔子為有辭而未嘗屈故以出奔之辭書之見夔子非楚之所得歸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未能得宋先嘗之於緡也伐者問罪之師國未可得而先嘗之於其邑非伐也為後圍宋起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穀齊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

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公子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於是宋襄公死矣而晉文公未興中國無霸楚子遂欲先諸侯而諸侯莫不從焉故貶而人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宋公猶在

圍則何以地宋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不嫌也曹南言南聶北言北此何以不言方志於圍則不主方也楚圍宋而公不與於是如會而請盟焉惡矣何以不沒公公欲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圍宋歟僖公自陳穆公之盟雖以為齊故然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而公與之同好楚子得交中國蓋自是始矣春秋沒公而人三國則公宜與楚厚者也明年公雖不會盂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然後五年伐齊之役

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若前盟而宋圍解何待既退而後命之是會圍非解圍也薄之盟公會而釋宋公宋之盟公會而圍宋公美惡不嫌於同辭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何以再見晉侯嫌侵曹與伐衛並也曹侵諸侯之田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衛欲與楚見逐於國

人楚始得於曹而新昏於衛文公欲習齊桓之迹先

攘楚以圖霸故自南河濟而侵曹歸而討衛罪因以

怒楚而求戰何以不言遂侵曹非以伐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言不卒戍以買為

善遂事而不正其殺也衛自淮之會不復與諸侯通至文公卒始以莒故與我為洮及向之盟以我為楚與國而同好也故晉伐衛而我戍之以援焉買以晉不當敵而去之大夫出疆可以安社稷而専之可也則公畏楚而殺買不正也何以言刺内殺大夫不言殺刺之為言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道也若言察之審而後殺焉内辭也凡先刺而後名者殺有罪也先名而後刺者殺無罪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

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𡚁闕文也是當

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絰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

之田矣晉侯圖覇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為之謀使

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僖

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還諸侯宋與得

焉畀之為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

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為闕文歟楚之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蓋即宋之城外以為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

間果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葢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榖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葢不知侯執之為伯討也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怒楚而與之戰故晉與諸侯之師及楚人言晉之主戰也楚何以言人得臣之師也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大夫之再命者也城濮之役楚子命得臣還師而不從楚子不能制怒而少與之師晉侯戰而師遂敗得臣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出奔楚

衛侯何以不名非二君也楚敗衛侯懼而出奔使其

大夫元咺奉母弟叔武受盟於晉叔武不正其為君
而攝焉以内為未君故不名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衛子者何叔武也叔武既不正其為君曰衛侯弟則
既已攝其君矣曰衛侯則叔武未之敢君也故與之
以未踰年君之辭而繫之子賢之也
陳侯如會

如會者何非前約而來從會也何以不言乞會前無拒會而後無乞會如則得之也何以不言會陳侯以疾返而不及會也不及會則何以書如會成其意也

公朝于王所

何言乎王所天子所在曰所古者天子無事諸侯來見于京師則朝于廟中天子廵守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則朝于王所何以書非常也晉侯既勝將合諸侯以尊王室遂為踐土之盟作王宫於衡雍王於是

往而即焉何以不言王狩於踐土以王自往為見正也何以獨言公朝於王所朝者諸侯各自致於王非有所期而後聽之者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何以復名成叔武為君以惡衛侯也衛侯既命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許元咺曰立叔武矣遂殺叔武之子及其歸也盟國人曰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衛侯先期入叔武聞君至喜而走

出前驅公子欵犬華仲射而殺之故進叔武以爲君而名衛侯曰自楚楚有奉焉爾何以言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来

内女不言来此何以言来父母沒矣伯姬不得来而来也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狩者何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見天子曰述職廵狩者廵所守也何以書前以王之自往則不書今以晉侯名王而往則書蓋王以廵狩為之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名王而王以狩為之名歟春秋有諱而為之辭者矣未有諱而變其寔者也天王敗績於茅戎可以自敗見義不可以非敗而言敗也天王出

居於鄭可以自出見義不可以非出而言出也使晉侯實名王而往春秋虛假之狩是加王以無實之名而免晉以當正之罪孰有如是而可為春秋乎此自左氏失之而公羊穀梁復謂再致天子故通文公以全天子之行則又非矣使天子而可致雖書而何諱使不可致一致固已罪矣何再致而反通之乎天子之行不可以晉侯而苟全此春秋垂萬世之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前朝不言日蒙上癸丑見天子在焉諸侯即其所而朝也今朝言日見諸侯先會天子来狩而後朝也此因其日之可得而著者也何以不書月闕文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不書月之為闕文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吾固言之矣而其所謂闕文蓋有二焉有史失之而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而後世不敢益者故桓書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而無時豈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

推之知其為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為十月而不書有日而無月豈月不可推乎以公羊穀梁言之可書而不書者皆義之所在也而二氏不能為之說穀梁但於僖壬申不書月以為晉文公致天子之罪其言亦已迂矣由是言之何日月例之云乎以為史失之則經固可推而益也而不推非經成而後亡之者歟吾意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此史之常例有不得則闕之而傳春秋者

以為非義之所在雖経之所見亦或略而遺之不然如是四者雖二氏且不能容其私豈後世可得而妄意之乎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初伐衛衛侯請盟而晉不許故去奔楚而以叔武受盟晉侯雖治殺叔武之罪而衛有辭非伯討也故以人執何以言歸之于京師諸侯有罪霸主執而歸之京師正也執之當其罪則曰歸于執之不當其

罪則曰歸之于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元咺訟衛侯晉侯宥元咺而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歸衛侯于京師是以不與其正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何以言復歸大夫出奔而位已絶則不可以復歸者也歸而君復之則可自求復而歸則不可大夫之復歸惡也元咺訟衛侯而勝以文公之命歸而立公子瑕求復而歸者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有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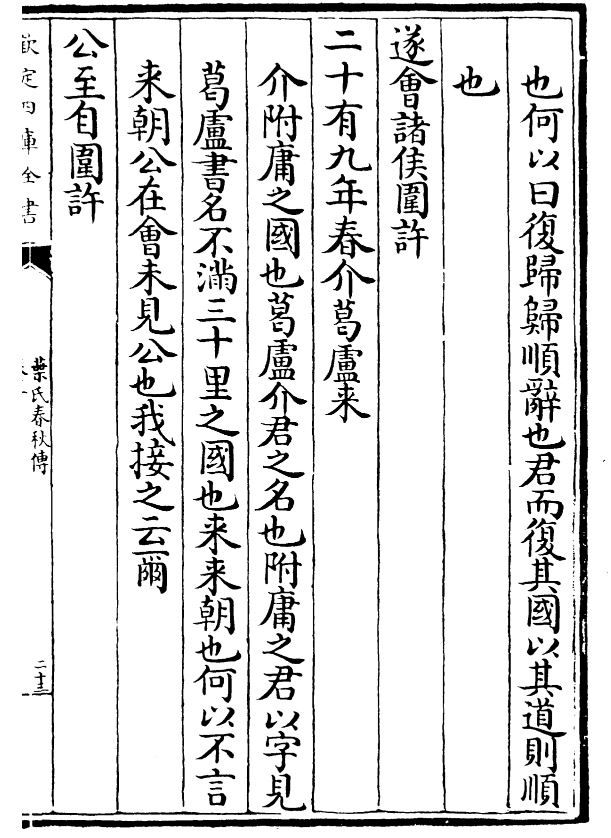
爲奉則其歸爲易也

諸侯遂圍許

此會溫之諸侯也何以不序前目而後凡也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未有君曹伯不名者也何以名不正其歸之不以道也曹伯執於晉而未釋晉侯有疾使其豎貨晉之筮史以脅晉侯晉侯於是釋曹伯以是爲非歸之道



也何以曰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附庸之國也葛盧介君之名也附庸之君以字見葛盧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來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見公也我接之云爾

公至自圍許

此會溫也何以不致會而致圍許春秋之辭也以為晉侯名諸侯而會天子此不可以告宗廟者故歸而為之辭以見正也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左氏作會公羊穀梁作公會當從二傳公不恥會則不沒公也翟泉王城之内也此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何以皆稱人

不正諸侯不自朝王而以陪臣請盟也晉名王使諸侯皆來朝則自行天子還京師諸侯當朝于王則以陪臣往受命以諸侯為無君故貶大夫而人之也諸侯貶則不以公為恥也

秋大雨雹

雨雹不志此何以志記災也害禾稼傷人畜也

冬介葛盧來

此既見公而朝也何以不言朝習於用夷不能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子瑕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元咺訟君而專立公子瑕以叔武也衛侯將復使賂其大夫曰苟能納我吾以爾為卿大夫於是殺元咺及瑕而衛侯入元咺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瑕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瑕何瑕元咺之所立不與瑕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也元咺立之則何以及公子瑕瑕不當受也為曹子臧

吳延州來則免矣葉子曰春秋正名以定罪可謂審矣衛之事當議罪者四人焉晉侯也衛侯也元咺也公子瑕也晉侯以霸主逐人之兄而立其弟使骨肉更相殘衛侯始入則殺叔武再入則殺公子瑕暴戾而賊其親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己出己入則君出立公子瑕衛侯在不命於天子而受國於元咺與霸主則失諸侯與諸侯則失霸主與君則失臣與臣則失君而春秋未嘗容心焉執衛侯不以為伯討而晉

侯之罪定矣復國特加之名而衛侯之罪定矣自晉歸以復書而元咺之罪定矣立踰年不稱君而公子瑕之罪定矣四者不相為乗除而君臣之義方伯諸侯之職無不各得其正此君子斷獄之道也

衛侯鄭歸于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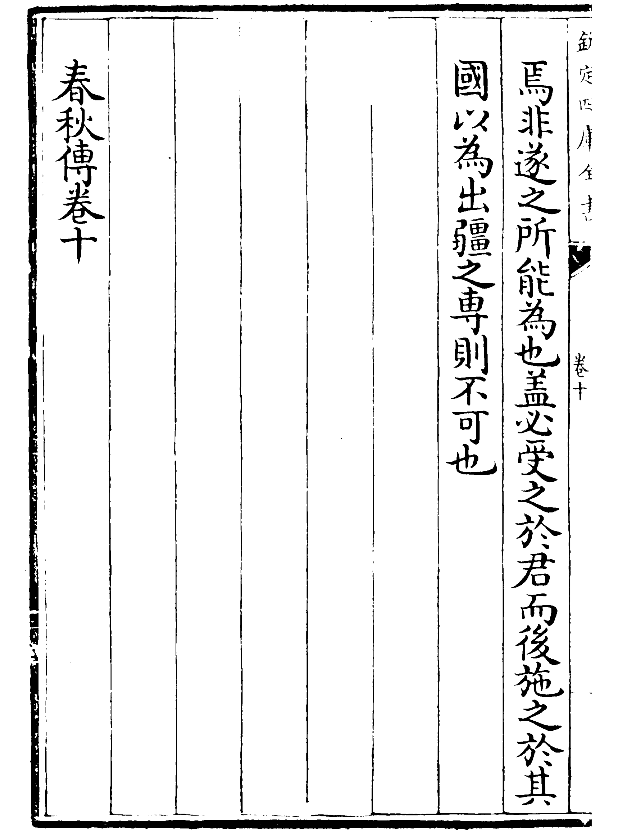
衛侯何以不言復歸絶之不與其復也衛侯既已殺叔武矣再歸不以為非而又殺公子瑕以為無君之道雖有其位而不可復也何以名子瑕在焉也何以

曰歸歸易辭也元咺死則衛侯之歸為易也葉子曰
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
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衛侯鄭
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
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
子命之使君也衛侯非伯討也辭間固已容之矣及
晉侯使醫酖衛侯不果魯君為納玉於王與晉侯而

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衛侯歸于衛而已京師天子之居也諸侯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自者諸侯所可為也歸者諸侯所不可為也自其歸而已天子有命曰歸自京師天子歸之而我自焉歸自京師者也衛侯命于天子而不得以京師言其為天子者亦病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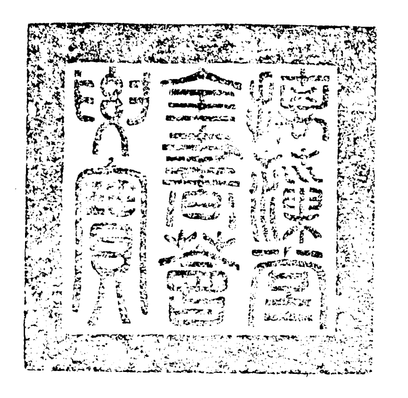
如曷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闕天子不可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然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因之使聘歟大夫之罪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已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内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





焉非遂之所能為也盖必受之於君而後施之於其國以為出疆之專則不可也

春秋傳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